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核危机

● 蒋世杰长篇科幻小说作品 ●

蒋世杰 著



一个神秘的科研基地催生出两个异能的“袖珍婴儿”
一个遍布全球的邪恶组织对人类发出了空前的核威胁
于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反核威胁的奇异斗争在人间拉开了序幕……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核危机

● 蒋世杰长篇科幻小说作品 ●

蒋世杰◎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核危机 / 蒋世杰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8.10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6701 - 1

I. ①核… II. ①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1834 号

策划编辑	郝婧婕	责任编辑	齐惠民 李小红
责任印制	梁 凡 郭紫楠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010 - 52227588 转 321(总编室)
010 - 52227588 转 100(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701 - 1/I · 0285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0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8 千字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惊世大梦

1. 雨夜惊魂	4
2. 活见鬼了	7
3. 危情无名岛	10
4. 女尸	16
5. 胡兰的心魔	20
6. 双头女人	25
7. 出逃	29
8. 金矿老板的理想	34
9. 匡野夫的征服欲	39
10. 脱离“苦海”	42
11. 换头术	47
12. 渗血的棺材	51
13. 无边无际的夜	57
14. 再度造访无名岛	61
15. 误入食人族	67

16. 神奇的表演	71
17. 命悬一线	77
18. 海上避难	81
19. 并非迷信	83
20. 折服	89

第二章 横空出世

1. 恐怖的怪鸟	96
2. 濒死体验	101
3. 袖珍婴儿	105
4. 保姆与点点	110
5. 谋害与反谋害	116
6. 月夜猫叫	122
7. 真相	126
8. 丢失的恋人	131
9. 历史性转折	137
10. “梦”入西南小城	142
1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48
12. 点点在行动	154
13. 特殊的战士	159
14. 夜战毒魔	165
15. 捣毁魔窟	170
16. 愤怒的阿布吉	176
17. 引蛇出洞	178
18. 寻找白鸽	182
19. 母女重逢	188
20. 智斗劫机犯	194

21. 奇妙的会合	199
-----------------	-----

第三章 盖世之功

1. 各方对策	205
2. 神秘的老童	209
3. 秘境探秘	215
4. 点点、滴滴又出发	221
5. 空海历险	225
6. 点点的承诺	231
7. 基地的分歧	236
8. 祸从天降	242
9. 静谧的农庄	248
10. 解救人质	253
11. 他是全人类的孩子	259
12. 走出困境	264
13. 挺进大西洋	270
14. 大闹神秘岛	276
15. 黄金密码	282
16. 智取密钥	286
17. 晓萧的选择	291
18. 深入虎穴	297
19. 临战状态	300
20. 幸福家园	302
21. 最后时刻	306
22. 回归常态	308

引 子

风和日丽的海滩上，身穿泳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休闲、嬉戏，一派浪漫。突然，一道明亮的光弧划过天空，海天相接处，耀眼的闪光中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在大地的颤抖中，海空升腾起令人惊悚的蘑菇云……

人们惊恐万状地望着蘑菇云，刹那间，大梦初醒般地发出一声声呼喊，转过身，潮水般朝海岸边狂奔。

声波随之传到海岸，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高速运动的高压气流卷起巨浪怒吼着冲向岸边，海滩上的一切瞬间即逝。

惊世一爆，全世界为之一震。

世界安全委员会（简称世安会）大楼内一片繁忙，走廊里，世安会工作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要员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神色惶惶。其中，世安会秘书长的助理疾步走进秘书长室。

秘书长正在看一份文件，他抬头看着他的助理，似乎预料到他带来的并非什么好消息，于是平静地对他说：“说吧，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

助理向秘书长汇报：“不出您所料，所有的情报显示，在太平洋、大西洋和陆地几个无人区均发生核爆，核弹都是用远程导弹投送到爆炸地点的。”

秘书长看着他的助理，问道：“也就是说，KB组织确实已经制造出了大量的核武器，并且完全具备了远程投送能力，是这样吗？”

助理回答道：“是这样。”他说着递给秘书长一份电报，“这是他们的第三封电报。KB分子扬言，如果不交出各国主权，他们就发动对这

些国家的核攻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海洋和无人区投送几枚核弹。”

秘书长看过电报，望着助理说：“我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看来不得不接受 KB 分子的要求，进行一场艰难的谈判了。”他吩咐助理，“向世安会常任理事国发出邀请，准备与 KB 组织谈判。”

几天后，谈判在世安会会议室展开，持续进行到第三天。

双方谈判代表分坐在长条形桌的两边，一边是各国的政府首脑以及世安会有关负责人，另一边是 KB 组织头目阿布吉和他的助手们。他们互相凝望着对方，气氛沉闷、一片寂静。显然，谈判已足够漫长，而且陷入了僵局。

秘书长盯着对面的阿布吉：“你要的是各核大国的主权，你知道，这个我办不到。”

阿布吉扫了一眼对面的代表们，对秘书长说：“你办不到，在座的各位首脑可以办到。”

秘书长几乎到了恳求的地步：“还是请您再考虑一下，互相让一步，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

阿布吉欠欠身，傲慢地回敬道：“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秘书长先生，如果在我们给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得不到你们的答复，或者一旦发现对我方图谋不轨，那么对不起，先生们，我会毫不犹豫地按下核按钮。”阿布吉摊开两手，摆出一副委屈的嘴脸说，“大不了与诸位先生同归于尽嘛！”

秘书长两眼喷着愤怒的火，“嗖”的站起身：“你……”

阿布吉轻蔑地看了一眼秘书长，也站起身：“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在这儿和你们磨叽。”他离开座位，转身对对方的谈判代表说，“再见，先生们，别忘了最后时限，那可关乎几十亿人的生死存亡！”说着向他的助理们挥一下手，率先离开了会议室。

与 KB 分子的谈判就这样无果而终，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世安会和各国政府首脑。

秘书长竭尽全力协调各国立场，与各国派出的政府首脑没完没了地

开会、商谈，费尽口舌，但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会议室里，秘书长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无意识地摆一摆：“阿布吉不是吓唬大家，这是一个反人类的极端组织，是什么事都会做出来的呀！先生们，人类的生死命悬一线，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办法来呀！”

某大国首脑代表扫视一眼在座的人，坚持他一贯的立场：“我还是那句话，先发制人，以核打击粉碎 KB 分子的核讹诈。”

秘书长看着这位代表：“你能保证一次性毁灭他们所有的核武器，而不伤及无辜吗？”秘书长的目光从各位首脑的脸上扫过，停留在对面的某国总理脸上。

这位总理左顾右盼，最后盯着秘书长说：“一旦启动核战，那无疑就是人类的末日。”

那位首脑代表摊开双手：“那你说怎么办？答应他们的要求？把整个人类置于 KB 分子的残暴统治之下？”

这位总理说：“这个当然不能答应。”

那位元首代表不耐烦地说：“唉，这谈又谈不成，打又打不得，你们说怎么办？”

这位总理说：“可不可以考虑，秘密打入 KB 组织核心，捣毁它的控制指挥系统。”

秘书长说：“问题是，KB 组织遍布全球，在阿布吉给我们的时限之内做到这一点，谁有这个把握？况且，KB 组织一旦察觉，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再次陷入僵局，大家沉默无语。

某国的一位情报官员打破沉默道：“我们在情报工作中，曾尝试利用特异功能，遥控敌方首脑的意识……”

秘书长急切地问：“有没有成功的例子？”

情报官员摇摇头，之后说：“关键是要找到一位具有这种功能的人。”

秘书长叹口气，无奈地说：“可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

第一章 惊世大梦

1. 雨夜惊魂

黄昏时分，一辆乳白色的别克驶向迷雾蒙蒙的山道，费统打开雾灯，橙黄色的灯光穿过白雾，他俩的旅途瞬间被染上一层神秘玄幻的光晕。副驾驶位上的女友凤晓萧不时地看他一眼，她的目光再次投向前方时，在光与雾交汇的地方，一个巨大的黑影，迎着他俩缓缓地走来。她仿佛听到了沉闷的脚步声和空洞的喘气声，恐惧在她的心底弥漫开来，她禁不住瞪大眼睛，往后缩了缩身子，倒吸了一口冷气。

费统也感觉到了什么，他猛踩一脚制动踏板，“吱”的一声，别克颤抖着停了下来。凤晓萧向他靠过来，把手搭在他的手上。费统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凤晓萧揉一下眼睛，看一眼前面，雾霭笼罩下的山道完全黑了下来。

费统拍拍凤晓萧的手，拿出男子汉的勇气对她说：“别怕，别怕！”说着打开前照灯，把挡位拉到前进位，踩下油门踏板，别克“呜呜”地向前冲去。

山路越来越陡，弯度越来越大，雾也越来越浓。费统小心谨慎地驾着车，发动机“呜呜”的轰鸣和轮胎与路面摩擦发出的“唰唰”声，在浓雾迷漫的空旷的大山里显得异常空洞而怪异。费统瞅了一眼凤晓萧，凤晓萧瞪着眼看着前方，一副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样子。灯光突然

抬高，车缓慢地爬上高坡，转过一道急弯，风晓萧声音颤抖地说：“导航怎么没有了？”费统斜睨了一眼导航仪，导航仪屏幕一片空白。

“我们可能迷路了，”风晓萧望着费统说，“走了大半天，怎么还看不见头呀！”

费统安慰道：“这不雾大嘛，走得慢嘛！”

“不对，你瞧那是什么！”风晓萧大声叫道。费统朝前望去，前面影影绰绰，仿佛有无数各种各样的半透明的怪兽在雾霭中飘荡。他腾出一只手拍拍女友的肩说：“没事，那不过是山峰和树木。”

“不是，是那边！”风晓萧指着左前方，失声叫道。

费统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到一明一灭的闪光，像鬼眼似的，令人毛骨悚然。他轻轻地“啊”了一声，踩下了制动踏板。他稍稍犹豫了一下，拉上手刹，把挡位推到驻车位，解下安全带，转身把她揽过来，明显地感觉到她在瑟瑟发抖。他和她的头靠在一起，费统用一只手摩挲着她冰凉的脸，壮着胆儿对她说：“那八成是磷火，没有什么可怕的。”

“磷火？”她抬眼望着他，“我听说只有那些老莹地里才有磷火。”费统心里一紧，打了个寒战。莫不是走到了一片老莹地？如果这样，他俩就远远偏离了回家的路，误入了歧途。因为回家的路上从未发现过有什么坟莹。他赶忙从车门上的置物栏里拿过手机，屏幕显示，此处没有任何信号。他朝那闪闪烁烁的火光瞅了一眼，在风晓萧的额头上重重地吻了一下，男子汉的尊严战胜了心中的那一丝恐惧：“别怕，乖乖，来，坐好了，让我下去看看！”他说着，把风晓萧的头推到靠背上，伸过身子打开杂物箱，取出手电筒，推上开关，透过车窗向四处张望了一下，拉开车门下了车，顺手带上车门，勇敢地向那闪着点点火光的地方走去。

不错，这就是一片莹地。费统借着手电筒的光查看了一番，不觉倒退了几步。见横七竖八的坟头上长满了杂草，显然不是经常有人照料的那种坟莹。环顾左右，似曾相识。他不禁瞅了一眼别克，别克的灯光醉眼朦胧，在夜雾中洒出一片鸿蒙。他定了定神，将手电筒朝着四面的山峦扫了一圈，尽管迷雾茫茫，他大致可以肯定，这地方他真的来过。他

大着胆子，在乱坟堆里寻觅。果然，在乱草丛中，他发现了胡兰的坟头。他蹲下来，手电光照在坟前的墓碑上，不仅碑文清晰可见，镶嵌进墓碑深处的照片也依稀可辨。照片经过烈日的暴晒已经发白，但照片上那个长发姑娘却依旧楚楚动人，就连那两个可爱的酒窝也仍然那样迷人。此刻她正微笑地看着他，看上去仍然对他一往情深，一下抓住了他的心，浓浓的爱意和悲伤同时涌上心头，把恐惧赶走。他向前凑凑，伸出右手抚摸那仍然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庞，在手电筒光的光晕里，那个美丽的脸庞浮动了一下，从墓碑深处浮出碑面。紧接着，一个人影走下墓碑，扑进费统的怀抱。费统像十年前那个黄昏一样，把她揽在怀里。两人缠绵缱绻在一起。

那个黄昏，他俩手牵着手走进一家小餐馆，要了两个小菜和一瓶啤酒，说说笑笑，边吃边喝，竟未发现外面风云突变。一声撕心裂肺的惊雷震破了他俩的甜言蜜语，他俩收住笑容不约而同地朝外望去。浓烈的乌云低垂着，风雨欲来。透着一缕亮光的地方，突然发出一道耀眼的闪电，接着又是一声霹雳。随之，斜对着窗户的高压电线杆顶部放出刺眼的火花，并伴随着剧烈的噼噼啪啪的爆响，拇指那么粗的高压电线从电线杆上摇摇晃晃地掉下来，恰好掉落在匆匆而过的一位老人的身上，老人随即倒下。他俩对看一眼，下意识地站起身冲出餐馆，就在他俩弯腰去扶老人的当儿里，摇晃的电线头碰到胡兰的手，之后它像粘在她手上似的，再也摇不动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非正常死亡的女孩子不能埋进家族的坟地。如此，胡兰的家人匆匆买了口棺材，把她放进棺材并在野外放了一夜，便埋葬在这乱坟堆里。

往事不堪回首，费统的眼睛里满含泪水。

自从他下车后，凤晓萧就被浓雾和夜幕紧紧地包围在别克中。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手电筒的光柱，光柱在夜雾里飘来飘去，越看越像四处游荡的鬼魂。费统把光柱定格在墓碑上的时候，凤晓萧模糊地看到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少女幽灵般地向她走来，她不禁双手蒙住脸，紧缩在车内瑟

瑟发抖。忙乱中，她把手伸向方向盘，拼命地按响了喇叭。

喇叭声在空旷的山峰与野谷之间回荡起来，层层叠叠，回环往复，令人心悸。费统怔了怔，发现自己抱着冰冷的墓碑。他收回那只手，擦了把冰凉的泪，站起身把手电筒照向别克。手电筒里的电几近耗尽，风晓萧迎着昏黄的被浓雾扭曲变形了的光柱看去，手电筒恰似饥饿的狼眼，她发狂般地拍打着车门，发出死亡般的尖叫。费统紧跑几步奔向车身拉开车门，赶忙把自己塞进车里，一把拉过风晓萧，揽在怀里，百般抚慰。

雾渐渐散去，雨却越下越大，夜越来越黑。风晓萧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费统拉上前进挡，轻轻地踩下油门踏板，车缓缓向前行驶。大雨如注，雨刮器发出“咕咕”与“唰唰”混合的声音，像老牛在喘息。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地补充着被雨刮器刮开的部分，像瀑布一样飞流而下，严重影响了费统的视线。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要命的是道路已经泥泞不堪，车轮在泥泞中滑来滑去，车身如同醉汉一般，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似的。费统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心似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堵得他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风晓萧的额头上浸出了细细的汗珠，她看了一眼仪表盘，油量灯不知何时亮起，在她抬头望着费统时，报警器适时发出“吱吱”的叫声。

别克在大雨滂沱夜黑风高的深山野岭中喘息，摇摇摆摆地拐过一个山坳，刚驶上山坳的顶端，最后一滴油烧尽了，汽车喘了最后一口气，熄火了。费统在慌乱中误将挡杆推到空挡，别克顷刻间就像脱缰的野马疯狂地向山坡下冲去。

2. 活见鬼了

费统在阎王殿里打了个来回，三魂六魄返回他的肉体。他艰难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怪异的世界里。他躺在一张木板床上，试图坐起来，但他的四肢麻木且隐隐作痛，怎么也不听他的使唤。他又动了

一动，木板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叫声，回响在他耳边，听上去那么不可思议。他无奈地放弃了起身的打算，迷茫的目光在屋顶上扫视，最后定格在他斜对面的一处地方。因为他发现在那昏暗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他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地方。不错，那里有东西，好像它们待在那儿就是为了等待他、给他带来好运或者厄运似的。它们动了起来，沿着他正上方的一根横梁雄赳赳气昂昂地爬了过来。费统企图翻身躲避这些丑陋的家伙可能对他的攻击。刚一翻身，剧烈的疼痛像钢针一样戳到他的心上。他咬咬牙，挪动了一下身子，横梁上的怪物纠集到一起，瞪着扁豆般大小的眼睛俯视着他。好像饥饿的野兽终于逮到了猎物，一个接一个扑棱棱从横梁上飞下来，落在他的周围，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

费统恐惧地看着它们，它们尖尖的令人恶心的嘴巴张开着，露出长长的尖利的牙齿，三角形的脑袋上竖着一对儿血红的耳朵，像一对对锋利的剑直指他脆弱的心脏。

费统忍着剧痛瑟缩着身子，绝望地闭上了双眼，等待着这些可恶的怪物一窝蜂冲上来，撕开他的衣服，用那肮脏的嘴巴撕裂他的皮肉，一口口吸干他的血，他便像一架风干了的皮囊那样，悄无声息地从人世間消失得干干净净。他想象着他即将来临的末日，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醒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把他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睁眼看着她，她冰冷的脸上毫无表情，而她那熟悉的面孔让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她轻蔑地看他一眼，朝他身边的怪物挥一下手，那群怪物像纪律严明的士兵，乖乖地后退着，之后扑棱棱地向上飞去，不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别怕，”她冷冷地说，“它们模样有点怪，但不会伤及无辜。你要愿意，叫它们怪鸟得了。”

现在倒是你让我恐惧。他想这样说，话一出口，便成了一个问句：“你是……”

“别你是你是的，”女人不冷不热地说，“该换药了。”

太像了！他在心中叹道，你瞧，那突出的光洁而白皙的前额，大大

的令人爱怜的单眼皮眼睛和闪烁着斑斑亮光的鼻尖，以及有棱有角的小嘴巴，和他的初恋胡兰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人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难道世界上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女人？抑或本来就是胡兰？他想。怎么可能？转眼他就否定了自己的假设，因为他亲历了胡兰从出事、死亡到埋葬的全过程，难道她起死回生了？不会的，不会。要不就是自己已经死亡，与她相会于阴曹地府？

“换药了，请你配合一下！”她毫不客气地命令道。接着她解开他的衣服，开始换药。他这时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胳膊严重受伤，已被白纱层层叠叠包扎起来。腹部和背部多处刮伤，覆上了药膏和纱布。最严重的是两腿，其中一条腿已骨折，被打上了石膏，动一动就疼得钻心。

“好了，换好了。”说着她收拾起器械药品，转身离去。他看着她的背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声音以及举手投足，就连她的背影，都与胡兰极其神似。

费统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

他动了动身体，尽量把自己放得舒服一点儿，疼痛又一次揪住了他的心，他闭上眼，迷迷糊糊中，他仿佛又回到与胡兰初识且迅速坠入爱河的并不算遥远的那个夏天。

那个夏天，作为公司最年轻的助理工程师的费统，因业绩突出，公司给了他一次出境度假的奖励。他和其他获得同样待遇的工友一起，饱尝南亚热带风光之后，登上了一个风景如画的海岛。

那天午休之后，他离开住所，信步来到临海一个悬崖上，他站在悬崖边，眺望着飘浮着丝丝白云的天边，那呈平缓弧形的海平线，使他真切地感受到脚下这颗蔚蓝色的星球运行的规律。他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第一次发现大地为球形的是航海家而不是内陆探险家！

海风吹拂着他浓密乌黑的头发，他的目光在茫茫无际的海面上张望，几只叫不上名字的海鸟从高空俯冲下来钻入海水中，待它们叼着鱼冲出海面时，他不由得大叫一声：“啊！”

“作诗呢，”他回过身，说话的是他的一个旅伴，叫胡兰。

费统不好意思地说：“有感而发，让你见笑了。”

胡兰回敬他一个甜蜜的微笑。

她是医疗器械公司职工医院的内科大夫，属于富有潜力的后起之秀，只要去医院内科看过病的职工，大多都见过她，包括费统在内。她给他的印象是外柔内刚，貌美而内秀。在这趟旅途中，他得到了印证，从乘坐大巴前往机场到现在，她始终寡言少语，难得一笑，同行的旅友曾善意地送她一个雅号——冰雪美人。

“谢谢。”他说。

“无缘无故的你谢我什么！”

“谢谢你的微笑。”

“你嘲讽我？”

“岂敢，呵呵！”

“你这人真有意思。”

“和你开玩笑呢，”他正色道，“正式认识一下，我叫费统，公司研发所的。”说着他伸出手，胡兰大大方方地接住他的手，非常自信地说：“胡兰，职工医院的。”

“公众人物，早就认识你。”他奉承道。

“青年才俊，早有耳闻，呵呵！”她回敬道。

他俩的恋爱从这里开始，两人一步步坠入爱河，直至互相占有对方全部的情爱，以至于胡兰横遭不测后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接纳别的女性。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不知拒绝过多少姑娘的表白。直到凤晓萧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封闭多年的心扉才向第二个女性敞开。

3. 危情无名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费统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来，他睁开眼，看到酷似胡兰的女人站在床边，一个活动式小桌上摆着两个小菜和一个馒

头。“吃饭了。”女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边说边把小桌往床边靠一靠，顺手拿起筷子，递到他的手上。他接过筷子，欠了欠身子，咬着牙忍着剧烈的疼痛往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把头搁在床头上，半躺着，迷茫地望着酷似胡兰的女人，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胡兰”。

“谁胡来？我让你吃饭！”她说弯下腰松开小桌撑杆的螺丝，往上调了调桌面的高度，对他说，“试试合适不！”

他顺从地伸过筷子试试，点点头接连说了几个合适。“合适就好。”她说，接着拧紧螺丝把撑杆固定好，不冷不热道，“这可不是胡来，我们这儿是有规矩的，明白了吧！”

“对不起，”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想起一个叫胡兰的人，而你太像那个人了。”

“是吗？”她说，“别胡思乱想了，吃饭！”

“请你原谅，”费统迫不及待地说，“我能问一下，和我一块儿的那位女士也在这里吗？她叫凤晓萧。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还活着。”酷似胡兰的女人说，“好了，吃饭吧，过会儿我来收拾碗筷。”说罢转身就要走。

“等等！”费统身子朝前动了一下，他咬咬牙，忍着疼痛问道，“能告诉我这是哪儿吗？”

“迟早你会知道的。”她说完这句，转过身走了。

“这是什么事嘛！”他朝着她的背影愤怒地吼了一声，左手捏紧拳头重重地砸到小桌上，小桌以及它上面的碗碟抖动着发出咚咚锵锵声。声音回荡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听上去那么空洞。难道自己进了地狱不成！费统轻轻地揉一揉左手，气急败坏而又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把头靠在床头上，闭上眼大口大口地喘气。

“少安毋躁！”那女人像幽灵一样轻手轻脚地回转身向前走了两步，两眼盯着他，脸上布满了轻蔑和不满。

“你就是胡兰！”费统睁开眼朝她吼道，“你化成灰我也能把你认出来，你在这儿装什么蒜，啊！”